二十四史故事

（三）

陈君慧 编译

线装書局

二十四史故事

陈君慧 编译

第三册

线装書局

第五编　御人用人故事

天下明德自舜帝始

（天下归舜。）皋陶为大理[①]，平，民各伏[②]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③]，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④]；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⑤]。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⑥]皆自虞帝始。

（《史记·五帝本纪》）

【注释】 ①大理：掌司法的官。 ②伏：即服，服从。 ③司徒：掌教化之官。 ④辟违：邪僻违法。 ⑤荒服：极其边远荒凉之地。 ⑥明德：文明进化。

【故事】 （天下人都来归顺舜。）皋陶为狱官，能够秉公持平，百姓对他所做的判决都心悦诚服。伯夷主持礼仪，举国上下均奉礼而互相谦让。垂主理工官，每一项工程都能圆满完成。益主理虞政，广泛开辟山陵沼泽。弃主持农业，各类谷物都茂盛丰收。契做教化官，百姓亲睦无间。龙主持接待宾客，远方人都来朝拜。十二州州长所至之处，大九州的人没有敢疏远违抗他们的。只有禹的功劳最大，辟九山，治九泽，通九河，定九州。各州都拿来特产入贡，没有不合乎规矩的。方圆5000里的领地一直抵达边陲荒僻之疆，南方安抚了交阯、北发；西方安抚了戎、析枝、渠廋、氐、羌；北方安抚了山戎、发、息慎；东方安抚了长、鸟夷。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功德。于是禹创制《九招》音乐，使各方奇异珍品无不致达中国，连凤凰也来展献舞姿。天下进化到文明的德治国家制度在舜时就开始完备了。

帝舜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传》。

毛遂自荐平原君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①]求救，合从于楚[②]，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③]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④]。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⑤]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数百，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⑥]。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史记·平原君列传》）

【注释】 ①平原君：名赵胜，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战国四公子之一。②"合从（zòng）"句：即推楚国为盟主，约定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从，通"纵"。 ③蚤：通"早"。 ④"一战"三句：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取楚之鄢、郢。第二年，白起烧夷陵（楚之先王坟墓，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实际上是两次战役。 ⑤歃血（shà xuè）：古人盟誓时一种仪式，宰杀牲畜，将血涂在嘴上（亦说饮血）表示诚意。⑥"而使"句：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九个大鼎，相传是夏禹所铸。大吕，大钟，亦是传国宝器。

【故事】 秦国包围了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出使外国请求援兵，去楚国商定合纵之约，平原君准备挑选门客中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二十人陪同前去。……选出十九人，剩下的人没有合格的，……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向平原君自荐说："我听说你将要到楚国去议订合纵的约定，打算在门客中挑选二十人陪同前往，不要外人。现在还少一人，希望你让我毛遂充数前往。"平原君问："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毛遂说："三

年了。”平原君说：“贤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锥子装在口袋里，它的尖端马上就会显露出来。先生来到我门下三年，左右的人没有称颂你的，我也从未听到过称颂你的话，这说明先生你并没有什么长处。先生没有才能，还是留下来吧。”毛遂说：“请你将我装在口袋里。如果让我毛遂早点被装在口袋里，那么锥柄都会露出来，而不仅仅是它的尖端露出来而已。”平原君最终同意毛遂一块去了。十九个人都嘲笑他，但没有阻止他去。

毛遂快要到达楚国时，和同行十九人交谈辩论，十九个人都折服了。平原君与楚王商议合纵之约，说明这事的利害关系，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商讨。十九个人对毛遂说：“先生你上去吧。”毛遂按剑拾级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害关系，几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现在从清晨开始商讨合纵之约，到中午还不能决定，不知为什么？”楚王问平原君：“这人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呵斥道：“还不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话，你来干什么！”毛遂手按着剑走上前来说：“大王你呵斥我毛遂，无非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十步之内，大王没有办法倚仗楚国的强大，你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君长在场，你凭什么呵斥我！况且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的地盘而称王天下，周文王以百里的疆域而使诸侯臣服，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多吗！实在是能依据有利的形势而奋发威勇。现在楚国方圆五千里，军队百万，这是称霸为王的凭借。凭楚国的强大，应该是天下无敌。白起，不过是个小人，率领数万人的军队，发兵来攻打楚国，一战而攻取鄢、郢两城，二战烧毁了夷陵，三战而侮辱了大王的祖先。这是世世代代的深仇，连赵国都以此为羞耻，大王却不知羞耻痛恨。合纵是为了楚国的利益，不只是为了赵国。当着我君长在面前，你凭什么呵斥我！”楚王说：“是的！是的！实在应当像先生所说，谨以国家的名义订立纵约。”毛遂问：“合纵的事可以决定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拿鸡、狗、马血来。”毛遂自己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大王应当首先歃血订立合纵之约，接着是我的君长，再是我毛遂。”于是就在殿堂上订立了纵约。……

平原君订立了合纵盟约，返回到了赵国，说：“我不敢再品评士人了。我品评的士人多说有上千，少说也有几百，自以为没有埋没天下的贤能之人，这次却将毛先生漏掉了。毛先生一到楚国，便使得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钟还重要。毛先生的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众的军队。我不敢再品评士人了。”于是就以上宾之礼待毛遂。

冯唐举贤才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①]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卒将[②]，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其，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③]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④]，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阃[5]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6]、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7]，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8]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9]，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10]，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史记·冯唐列传》）

【注释】 ①尚食监：掌管供给王者膳食的官员。 ②官卒将：统率百人的队长，又称"官士将"。 ③髀（bì）：大腿。 ④"杀北"句：北地，汉郡名，治所在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都尉，辅佐郡守并掌全郡军事的武官。 ⑤阃（kǔn）：门槛，此处指城门。 ⑥百金之士：出战能立功，其功可赏百金的战士。 ⑦澹（dàn）林：古族名，也作"儋林"、"儋楹"。 ⑧云中：汉郡名，治所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⑨尺籍：古代书写军令的簿册。伍符：古代军中各伍互相作保的符信。五人为"伍"。 ⑩车骑都尉：管领京师及各地方政府的车战之士。

李牧雁门纵牧图，描绘了赵国名将李牧在与匈奴作战中使用骄敌计麻痹敌人之事。

【故事】 冯唐，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徙到了代，汉朝建立以后，又迁徙到了安陵。冯唐因为能尽孝道而著称，任命为中郎署长，给汉文帝做事。文帝乘车经过中郎署时，问冯唐："老人家是怎样被任为郎官的？家住在哪儿？"冯唐原原本本地据实回答。文帝说："当初我在代地为王时，我的膳食官高祛多次对我谈起赵将李齐的贤能，以及他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一段故事。现在我每当进餐时，总是想到这故事。您知道这事吗？"冯唐回答说："李齐为将，还是比不上廉颇、李牧。"文帝问："有什么根据？"冯唐说："我祖父在赵国时，担任官卒将，和李牧交好。我的父亲曾担任代国的国相，与赵将李齐交好，了解他的为

人。”文帝既已听说了廉颇、李齐的为人，十分高兴，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现在来做我的将领，不然，我怎么会担忧匈奴的进犯呢!”冯唐说：“臣昧死进言，陛下就算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的。”文帝生气了，起身进入宫中。过了很长时间，招来冯唐责备他说：“您为什么当众侮辱我，难道就没有相互可以直率谈话的僻静地方吗?”冯唐谢罪说：“我这粗陋愚蠢的人不懂得忌讳。”

此时，匈奴刚刚大举入侵朝那，杀了北地都尉昂，文帝因为匈奴入侵而忧虑，于是又招来冯唐问道：“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的君王派将帅出征，亲自跪着为大将推车，说：‘城门以内的事情，我来处置；城门以外的事情，将军处置。’按军功大小给予的爵位和赏赐，都由将领在外定夺，回朝后再奏知君王。这些并不是假话。我祖父说，李牧担任赵将驻守边境时，军中市场上所收入的租税都自己支配，用来犒劳士卒，赏赐由在外率兵的将领决定，君主不从中干扰，只是委任将领并督促他们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智，统率精选的兵车一千三百辆，骑射之士一万三千人，勇士十万，因此能北逐匈奴，大败东胡，攻灭僸林，向西抑制强秦，向南控制韩、魏。当时赵国几乎得以称霸天下了。后来赵王迁继位，迁的母亲是歌舞艺人，他继位后，听信郭开的谗言，最终杀害了李牧，命令颜聚代李牧为将。因此军队失败，士兵逃散，颜聚也被秦军擒获诛杀。现在我私下里听说魏尚担任云中太守，他那里军市的租税都用来犒劳士卒，并将自己的钱财也拿出来，每五日杀一次牛，以犒饷宾客、军吏及左右亲近的人，因而匈奴远远地避开，不敢接近云中边塞。匈奴曾入侵过一次，魏尚带领车骑出击，杀敌很多。士兵都是平民百姓，从农田耕作中选出来从军，哪里懂得尺籍伍符，只是终日竭力作战，杀敌捕虏，向幕府报功，可是只要有一言半语不相符合，办案的官吏就援引法规惩治他。这样，军功奖赏不得施行，办案官吏搬出来的法规却必定施用。我愚昧无知，认为陛下的法律定得太琐细，赏赐太微薄，惩罚太苛重。而云中太守魏尚仅因为报功状上多报了六颗敌人首级就被陛下交给狱吏去制裁，革除了他的爵位，判他服劳役。由这说来，陛下即便是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够任用他们的。我的确愚笨无知，触犯忌讳，该当死罪!”文帝听了很高兴，当天便命令冯唐手持符节去赦免魏尚出狱，重新担任云中太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及各郡国的车战部队。

月下追韩信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版画之萧何追请韩信图

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①]，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为大将。王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史记·淮阴侯列传》）

【注释】 ①坛场：高台广场。举行盛大仪式典礼时所用。

【故事】 韩信和萧何交谈过许多次，萧何十分赏识他。到了南郑，将领们在半路上逃亡的有几十人，韩信想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仍是不重用自己，也跟着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来不及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对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大怒，好像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回来拜见汉王，汉王又气又乐，骂萧何说：“你逃走，为了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追赶逃跑的人。”汉王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走的有数十人，你没有追，却追赶一个韩信，不过是借口而已。”萧何说：“其他的将领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是举国无双的奇才。大王要长久地在汉中为王，那就没有什么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要夺取天下，那么除了韩信就没有能共商大计的人。这要看大王怎么定夺了。”汉王说：“我也想东进夺取天下啊，怎么能郁郁不乐地长久住在这儿呢？”萧何说：“大王决计一定要东进，要是能重用韩信，韩信便会留下来；不能，他终究还是会逃走的。”汉王说：“我就看在你面上任用他作将领吧。”萧何说：“虽然被任命为将领，韩信必定也不会留下来。”汉王说：“任他为大将。”萧何说：“那太好了！”于是汉王要招来韩信拜他为大将。萧何阻止说：“大王一向傲慢无礼，现在任命大将就像叫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离去的原因。大王假如真要任用他为大将，应当选择良辰吉日，斋戒之后，设立坛场，完备礼节，那才可以。”汉王同意了。将领们听到这消息都非常高兴，人人都自以为会担任大将之职。到拜大将时，却是韩信，全军都很惊愕。

羊皮换相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

齐而乞食饴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于是穆公使人厚币[①]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史记·秦本纪》）

【注释】 ①厚币：很贵重的财物。

【故事】 秦穆公五年，晋献公用璧玉骏马贿赂虞国借取通道，从而灭掉虞、虢两国，并虏获虞国国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傒。晋献公把百里傒虏获后，把他作秦穆公夫人的陪嫁仆役送到秦国。百里傒离开秦国逃到宛，被楚国乡下人捉到。秦穆公听说百里傒有贤才，想用重金赎回他，担心楚国不放过他，于是派人对楚国人说：“我国陪嫁仆役百里傒，正在楚国，请允许让我们用五张黑公羊皮来把他赎回。”楚国人就答应了。这时候，百里傒已经七十多岁了。秦穆公亲自释放了他，并且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百里傒辞谢说：“我是亡国之臣，哪还值得问呢？”秦穆公说：“虞君不任用你，所以亡国，这并非你的罪过呀。”一定要向他请教，这样谈了三天，秦穆公非常高兴，交给他国家政事，号封为五羖大夫。百里傒谦让道：“我不及我友蹇叔，蹇叔贤能却无人知道他。我曾经在齐国困窘并向饴人乞讨，蹇叔收留了我。我原想替齐王无知做事，蹇叔阻止我，我因此而能够脱免于齐国内乱到周室。周王子颓喜欢牛，我以养牛术取悦王子谋求官职。等到颓想用我时，蹇叔阻止我，我离开周室，幸免于难。我服侍虞君，蹇叔阻止我。我知道虞君不任用我，我的确贪图私利禄爵，就留下来了。我一再听其善言，结果脱离危害灾难；一旦不听其建议，就遭逢了虞君之难：由此我知道蹇叔贤惠。”秦穆公于是就派人用贵重礼物迎接蹇叔，封为上大夫。

文帝好德

正月，有司言：“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①]，天下人民未有嗛志[②]。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③]其安之[④]。”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文也，春秋高[⑤]，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⑥]。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史记·孝文本纪》）

【注释】 ①未歆享：意谓尚未欣然享受我的祭品。 ②嗛志：心满意足。 ③谓天下何：怎么对得起天下人民呢？ ④其安之：还是安于现状吧。 ⑤春秋高：年岁高。 ⑥“秉德”句：坚持德义正可补我的不足之处。

【故事】 孝文帝元年正月，大臣建议：“尽早确立太子，以便于尊宗庙。请预立太子。”皇上说：“我既然已经不德，上帝神明还没有欣然接受我的祭祀，天下人民也未称心如意，现在即使不能广泛寻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让天下，反而却说‘预立太子’，这是在加重我的不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请暂缓实行。”大臣说：“预先建立太子，是为尊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的重任。”皇上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年岁已高，

见识天下的义理太多了，明白国家的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为人仁惠而好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坚持德义正可补我之不足。难道不可以传以帝位吗？诸侯王宗室兄弟的有功之臣，大多贤良，有德讲义，假若举有德之人来补我的不终位之憾，这才是社稷神明有灵，天下人有福。现在不选举，就说必定传位到儿子，人们将以为我是忘记贤德的人而只照顾自己的儿子，并没有为天下人忧虑。我不想这样。”

冯夫人出使

初，楚主[①]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都屠[②]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③]乌都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都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都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都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

（《汉书·西域传》）

【注释】 ①楚主：指楚王公主刘解忧，嫁乌孙国王。 ②乌都屠：乌孙国王子，母为匈奴人。乘乱袭杀当时在位的兄长（解忧之夫），自立为王。 ③说：游说，劝说。

【故事】 当初，楚王的侍女冯嫽，熟读史书，善于处理事情，曾经持汉节作为公主的使者，代替公主向乌孙各城及附近的小国颁行赏赐，当地人都尊重信任她，称她为冯夫人。她是乌孙国右大将的妻子，右大将和国王乌都屠关系不错，都护郑吉便让冯夫人去劝说乌都屠，说汉朝军队将要出兵平定叛乱，到时一定会被诛杀，不如投降汉朝。乌都屠害怕说道：“希望能得到汉朝的封号。”宣帝征召冯夫人，亲自询问乌孙情况。然后派谒者竺次、期门郎甘延寿作为副使，护送冯夫人回西域。冯夫人乘着华丽的马车，手持汉节，召乌都屠到赤谷城拜见长罗侯常惠，立乌都屠的大哥元贵靡为大国王，立乌都屠为小国王，都赐给他们印绶。准备平定叛乱的破羌将军，还没有出玉门关就收兵返回汉朝了。

张骞出使

张骞，汉中[①]人也，建元[②]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③]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④]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⑤]。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⑥]。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⑦]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

与胡妻及堂邑父[8]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9]，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汉书·张骞传》）

【注释】 ①汉中：今陕西汉中东。 ②建元：汉武帝年号（前140—前135年）。 ③月氏（ròu zhī）：古代西域国名。秦汉时，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汉文帝时被匈奴击败，大部分人西迁到今新疆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少数人进入祁连山，称小月氏。本文中指大月氏。 ④节：古代使臣所持表明身份的凭证。 ⑤大宛（yuān）：古代西域国名，东北邻匈奴，西南邻大月氏，盛产名马。 ⑥康居：古代西域国名，在大宛以西，月氏以北。 ⑦大夏：中亚细亚古国名，在今阿富汗北部一带，西汉时被大月氏攻灭。 ⑧堂邑父：即堂邑氏的姓与甘父之名的合称。 ⑨太中大夫：掌议论的官员。

【故事】 张骞，汉中人，武帝建元年间担任郎官。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说，匈奴攻杀了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当做饮酒的器皿，月氏逃走，怨恨匈奴，但没人与他们共同攻击匈奴。汉朝正想消灭匈奴，听到这个消息，就想派使臣和月氏联系。因为沿路必须经过匈奴地域，于是就招募能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月氏，和堂邑氏的家奴甘父一块儿从陇西出发。经过匈奴时，匈奴截获了他们，将他们押送到单于那儿。单于说："月氏在我北面，汉朝怎能前往通使？假如我要派人出使南越，汉朝肯让我的使臣通过吗？"于是把张骞扣留了10多年，给他娶妻，并生了儿子，但是张骞始终保存着汉朝使节身份的凭证。

张骞的住处后来迁到了匈奴西部，于是他和随员乘机向月氏逃亡，往西走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财物富饶，想要通使却没能办到，见到张骞，很高兴，问他们要去哪儿。张骞说："我们为汉朝出使月氏，然而被匈奴阻截扣留，现在逃出，希望大王派人引路并护送我们。如果能到达月氏，等我们返回汉朝后，汉朝赠送给大王的财物将不可胜数。"大宛王以为然，便送张骞出境，并派译员为向导，到达康居，康居再将他们转送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所杀，他的夫人被立为王。既已征服大夏，做了大夏的君主，再加土地肥沃富饶，境内少有盗寇，大月氏人都感到满足安乐，且又自以为地处偏远而疏远汉朝，根本就没有向匈奴报复的念头了。张骞从月氏到达大夏，竟然始终摸不清月氏的真正意图。

张骞在大夏居住停留了一年多，启程返回，傍着天山南麓行走，想经过羌人居住的地方回汉朝，不料又被匈奴截获。在匈奴呆了一年多，碰上单于去世，国内大乱，张骞便带着匈奴妻子和堂邑父一起逃归汉朝。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为人坚强而有毅力，对待人宽厚守信用，西域人都爱戴他。堂邑父本是匈奴人，善于射猎，穷困窘迫时，他就射猎禽兽做为食物。当初，张骞出发时同行有一百多人，出使十三年，只有两人能够归来。

王昭君出塞

郅支[1]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2]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3]时。单于自言愿婿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王昭君像，图出自《百美图咏》。

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王昭君号宁胡阏氏[4]，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汉书·匈奴传下》）

【注释】 ①郅（zhì）支：指郅支单于，呼韩邪（yé）之兄，当时在匈奴东边自立为单于，后被汉所诛。 ②竟宁：元帝年号，公元前33年。 ③黄龙：元帝年号，公元前49年—前44年。 ④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王妻妾的称号。称单于母亲为母阏氏。

【故事】 郅支单于被杀以后，呼韩邪单于惊喜交加，上书说："我一直想拜见天子，实在是因为过去郅支单于在西边，只恐他和乌孙国一起来袭击我，所以没能够到汉朝来。现在郅支单于已经伏法，我愿意到汉朝来朝见。"元帝竟宁元年，单于又来朝见，朝廷像以前一样给以礼遇和赏赐，增赐的衣服锦缎帛絮，都比宣帝黄龙年间加倍。单于主动说愿意做汉朝的女婿，以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的赐给单于。单于欢喜，上书说愿意守卫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边塞，世世代代传下去。……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后来成为右日逐王。

刘邦责项羽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饷[1]。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2]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与乃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3]，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注释】 ①转饷：转运粮饷。 ②矫：假传怀王旨意。 ③匈：同“胸”。

【故事】 楚汉相持不下，难分胜负，兵丁早就被军旅所苦，老弱病残者疲于转运粮饷。汉王、项羽有一天来到广武之间对话。项羽想与汉王单独挑战。汉王数落项羽：“我刚开始与项羽从怀王那里接受使命，约定说：‘先入定关中的为王’，项羽负约，将我派到蜀汉当王，这是罪过之一。项羽假传王旨刺杀卿子冠军宋义而独自尊大，这是罪过之二。项羽已救赵，当还国报王，却擅自劫持诸侯兵入关，这是罪过之三。怀王约定入秦不能暴施抢劫，项羽却烧毁秦朝宫室，挖掘秦始皇坟墓，私自收抢其财物，这是罪过之四。又强行杀死秦降王子婴，这是罪过之五。欺诈坑埋秦子弟于新安二十万人，却将其将领封王，这是罪过之六。项羽将他的诸将封以好地盘，却放逐迁徙故主，让臣下争相叛逆，这是罪过之七。项羽逐出义帝于彭城之外，自己将其作王都，夺取韩王地盘，合并梁、楚，大多据为己有，这是罪过之八。项羽派人暗中弒杀义帝于江南，这是罪过之九。作为人臣却弒杀其君主，杀死已降之人，主政不公平，主持信约不遵从，为天下人所不容，大逆无道，这是罪过之十。我带领正义之师跟从诸侯诛讨残余之贼，派受过刑的罪人来击杀项羽，何苦劳驾自己与你挑战！”项羽大怒，以暗伏的弩箭射中汉王。汉王的胸部被射伤，于是假装捂住脚说：“盗贼射中了我的脚趾！”汉王病伤严重躺在床上，张良请汉王勉强起床，巡行各营慰劳军士，以安士卒，不让楚乘胜追攻汉而得逞。汉王出来走了走，伤病更加严重，只好驰入成皋休息养伤。

蒯通荐贤才

齐悼惠王[1]时，曹参[2]为相，请通[3]为客。初，齐王田荣怨项羽，谋举兵叛之，劫齐士，不与者死。齐处士[4]东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从。及田荣败，二人丑之，相与入深山隐居。客谓通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国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东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通曰：“偌。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臣请乞火于曹相国。”

西楚霸王项羽像，图出自清·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

乃见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士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

（《汉书·蒯通传》）

【注释】 ①齐悼惠王：名肥，高祖长子，庶出，封于齐，立十三年而卒。 ②曹参（shēn）：沛人，秦时为狱吏，与萧何一同佐高祖定天下，封平阳侯，萧何死后为相。当时任齐之国相。 ③通：即蒯（kuǎi）通，范阳人，楚汉时辩士，有权变。 ④处士：有才能而未做官的人。

【故事】 齐悼惠王时，曹参出任相国，对贤士以礼相待，请蒯通为上客。当初齐王田荣怨恨项羽，谋划举兵反叛，胁迫齐地士人相从，如若不从便被杀。齐地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也在被胁迫的人中，勉强跟从。待到田荣失败后，两人惭愧，一起入深山隐居。有位客人对蒯通说："先生对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国内没有比得上先生的。先生知道，梁石君、东郭先生是世俗之人不能比拟的，为什么不向相国推荐？"蒯通说："好的。我的同里有个妇人，与里中一位老妇要好。里妇在夜里丢失了一块肉，她婆母认为是她偷吃了，发怒赶走了她。妇人天亮时离去，走到要好的老妇家中，告诉她这件事，并向她辞行。老妇说：'你慢慢走，我有办法让你家里人来追你回去。'便拿了一束麻，向失肉的那家讨火，说：'昨天傍晚我家的狗得了一块肉，互相抢夺以至于争斗而死，讨个火回去要烹治狗肉。'失肉的那家赶忙追去叫妇人回来。那位老妇人并非游说之士，拿一束麻讨火，也不是让妇人回去的办法。但是物类有互相感应的，事情有巧合。我只向曹相国讨火便是了。"于是就去见曹参，说："妇人中有丈夫死了3天便嫁人的，也有幽居守寡不肯出门的，你如果要娶妻，娶哪一种人呢？"曹参说："娶不嫁的。"蒯通说："这么说寻求臣子也是这样的啊。现在那东郭先生、梁石君都是齐国的俊杰之士，隐居在深山中，不肯事人，未曾卑躬屈膝着意求官。希望你派人以礼聘请他们。"曹参说："谨遵从你的请求。"就去聘请两人前来，待做上宾。

明帝不任亲

帝遵奉[1]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2]，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3]，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后汉书·明帝纪》）

【注释】 （1）奉：遵行。 （2）"馆陶公主"句：馆陶公主，光武帝刘秀之女。郎，官名，皇帝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统称。东汉以尚书台为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扩大。 （3）"郎官"句：南宫（太微宫）五帝座后相聚的15颗星，为一星座，称"郎位"，古人认为它们是与郎官对应的星宿。

【故事】 汉明帝刘庄遵行光武帝建武年代的制度，没有敢违抗的。外戚之家，不准封侯参政。他的妹妹馆陶公主，为儿子请求郎的官位，明帝不予答应，而是赐钱千万。他对群臣说："郎官上应天上星宿，宰辖百里，如果选人不当，百姓就会遭殃，所以不准许。"

班超只愿生入玉门关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①]，狐死首丘[②]，代马依风[③]。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两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④]，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⑤]，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⑥]。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⑦]，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⑧]。蛮夷之怪，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⑨]。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⑩]，子方哀老之惠[⑪]。《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⑫]。妾愚戇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

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胸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赠甚厚。

（《后汉书·班超传》）

【注释】 ①"臣闻"句：姜太公封于齐，五世后归葬于周。 ②狐死首丘：丘是狐窟藏之地，狐死了以后头还朝着丘窟的方向，不忘其本也。语出《礼记·檀弓上》。 ③代马依风：代，古时代郡。后泛指北方边塞地区。语出《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北方边塞地区的马依恋北风，比喻人心眷恋故土，不愿老死他乡。 ④陈睦之变：陈睦，西域都护，被焉耆国攻杀。 ⑤夷：伤。 ⑥物故：死亡。 ⑦两手不仁：两手麻木而不灵活。 ⑧索：落。 ⑨匄超余年：乞求让超回国安享余年。 ⑩文王葬骨之恩：文王赐予归葬骸骨的恩德。 ⑪子方哀老之惠：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看到魏文侯将老马遗弃，说："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收而养之。 ⑫"冀幸"句：赵母，即赵奢之妻，赵括之母。赵王令赵括领兵，赵母恳求，如赵括军败，赵家不要因此受牵连判罪。卫姬，齐桓公之姬。齐桓公与管仲计划攻打

卫国，卫姬请求宽恕卫国之罪。

【故事】 班超自觉长久居住在偏远之地，年纪老了，思念故土。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上书朝廷说："我听说，姜太公封于齐国，五世后而归葬于周。狐狸死时，头总朝着它出生的土丘，北方边塞的马依恋北风。周和齐都在中国，相距不过千里，何况我远居绝域，怎能没有'依风'、'首丘'的思想感情呢？蛮夷的风俗，害怕年壮的，欺侮年老的。我班超犬马之齿日减，年老体衰，倏忽死亡，孤魂漂泊于异域。昔者苏武滞留匈奴只不过19年，现在我持符节，捧印金来监护西域，如果寿终正寝，死在驻地，那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然而我担心后世有名臣像我一样老死在西域。我不敢奢望能够到酒泉郡，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我老而多病，身体衰弱，冒死妄言，谨派遣我的儿子班勇随带进献的物品入塞，趁我活着的时候，让班勇回来看一看中国。"班超的妹妹、同郡曹寿的妻子班昭也上书朝廷，请求召班超回国，说：

"我的同父母的兄长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侥幸因为微小的功勋，特蒙皇上重赏，爵位列于通侯，官同两千石。天恩特殊超绝，的确不是小臣所应当蒙赏。班超当初出使西域，立志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希望能建立微小的功勋，以图报效。不曾想碰上陈睦事变，道路隔绝，班超孤身周旋于艰险的异地，以言辞晓谕西域各国；凭借众多的兵力，每有攻城野战，总是身先士卒，虽身受重伤，也不逃避死亡的危险。幸蒙陛下的神灵，得以延续生命于沙漠之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兄妹骨肉之亲，长久离别，相见也许会不认识了。所有同他一道出使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班超年纪最大，现在将近七十岁了。身体衰老患病，头发皆白，两手麻木而不灵活，耳不聪，目不明，只有拄着拐杖才能走路。他虽然想要竭尽他的力量来报答皇上天恩，但迫于年岁迟暮，犬马之齿将尽。蛮夷的本性，违反正道，欺侮老人，而班超早晚要死去，长久不见有人去代替他，恐怕坏人伺机而动，萌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不肯作深远的考虑。如突然发生暴乱，班超力不从心，不能平息，那么上会毁灭国家累世的功勋，下会废弃忠臣所做的一切努力。那真是可悲痛的啊！所以班超于万里之外，怀归国之诚，自己陈述痛苦焦急的心情，伸着脖子盼望着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仍然没有蒙皇上省察。

班超像，图出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

"我听说古代十五岁服役，六十岁免役，也有休息而不任职的。因为陛下以至孝来治理天下，博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忘小国的臣子。何况班超获得侯伯的爵位，所以我冒死为班超哀求，乞让班超回国安度余年。如果班

超能活着回来，再见宫阙，让国家永远没有劳师远征之虑，西域也没有猝然暴发动乱之忧，班超得以长久蒙受皇上像文王那样赐予归葬骸骨的恩德，得到田子方那样哀怜衰老的惠爱。《诗经·大雅》说：‘老百姓辛苦了，可以让他们稍稍安定一下了。先施恩惠于中国，然后乃安定四方。’班超有书信和我作生前的诀别，恐怕真不会见到他了。我确实因为班超在壮年时候竭尽忠孝于沙漠之中，衰老的时候则被遗弃而死于荒凉空旷的原野而感伤。这真够悲伤可怜啊！如果不蒙皇上的救援爱护，班超以后一旦有变，希望班超一家，能蒙受皇上像赵母、卫姬那样免于治牵连之罪的宽恕，因而事先上奏。我愚笨不懂得大义，触犯了忌讳。”

奏章送了上去，皇帝被她的语言所感动，于是就把班超召回来了。

班超在西域住了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班超胸胁本来有病，回国之后，病情加剧。皇帝派遣中黄门看视，赐给他医药。这一年九月逝世，享年七十一岁。朝廷怜悯他，派使者吊唁致祭。赏赐非常优厚。

耿恭守孤城

恭字伯宗，国弟广之子也[1]。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永平[2]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3]，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附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4]，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5]，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6]，示汉威德，大昆弥[7]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8]金帛，迎其侍子。

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殄。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博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9]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10]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时焉[11]耆、龟兹攻殄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12]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13]，与匈奴共攻恭。恭励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